

随笔札记

# 桑榆晚情

——王保章 著

随笔札记

桑榆晚情

——王保章 著

# 悠悠桑榆重晚情(代序)

长春客运段党委书记 王军

王老是我的亦父亦友，我们初次相识就有一种想见恨晚的感觉。我每次去他乡下的家里会晤，都有相谈不完的话题，而谈得了最多的都还是王老的老有其乐的积极向上观。每当这时，他总是眯着眼睛微笑着，头脑思维敏捷，语言逻辑清晰，以一种由浅入深的哲理，通过生活的琐碎，向我展示一位老人坦白的胸襟、生活的豁达。我也不时从王老那案头上，一本本厚重的随笔中，感受到深透着一种哲人的灵魂。

王老的一生，是旧中国到新中国历史的见证。他用挚朴的语言，为我们再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正因为他饱尝了旧中国的苦难，才对新中国投入了更加真挚的热爱。在王老的晚年中，无时无刻不让我们看这样一位老人家。他把关心祖国现代化发展，当作了他一生的追求。他把一名共产党员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田间的一草一木、邻里的相助中，他尽自己的所能，把他的余生精心营造成一个积极向上、老有所乐的幸福氛围里。

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每天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并持之以恒，并写下洋洋洒洒的 15 余万字的随笔记。这是怎样的一种毅力？这也是我们上些现代化年轻人所难忘其项背的。

我们的国家正由青年迈向中年，如何关心老一代人的生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研究的课题。王老的这本《桑榆晚情》自传体文集，共收集了七个篇章，44篇随笔札记。抚今追惜，忆亲记友，寄情山水，玩味人生，不论题材如何，都是他真情实感的汨汨流。他用一种质朴，甚至于口语化的语言，为中国的老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健康的大门。他栖居于乡间家舍，他刻意的重复着那些田园生活、和睦的邻里、孝孙的儿女，是想告诉我们想要生活快乐，还要靠自己苦心去经营，而无数次的重复，也将生活的乐趣加以函数般的扩大化。

在我看来，朋友关系不外有两种，一种如茶，一种如酒。我和王老可谓相交日久，时如香冽之茶，时如浓醇之酒，从他的好心情、好性格，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胸怀，让每个亲近他的人，都会深受感染的。在他的家里，进门就可见到一张大餐桌，围放十几把椅子。除他的大帮亲戚之外，还有从远方来的我们这样的朋友，似乎都能放开享受他夫人率领他的家人做出的美味佳肴。一个家中经常的来人吃饭，这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性格问题。他总是对朋友说一句话：“喜欢下次再来吃饭吧。”王老成功在于他的性格优势，他的度量可以想见。

按照现代营养学家的分段，80岁的年令还仅处在中年阶段。王老还有很长一段写作时间，相信他以后的作品，还会更加成熟，更加生动，并为读者留下一些充满智慧和人生哲理的文字。最后，为王老出书，道一声祝贺！

2005年5月6日初夏

# 目 录

悠悠桑榆晚情 ..... 王 军 (1)

## 第一章 乡南旧事

(1) 怀旧与更新.....	(3)
(2) 我的求学之路.....	(4)
(3) 走进城市.....	(15)
(4) 我的为人.....	(28)
(5) 读书的好处.....	(30)
(6) 劳动延续了生命.....	(32)
(7) 快乐的心境.....	(33)
(8) 修养长寿.....	(34)
(9) 养神与胸怀.....	(36)
(10) 健康的规律 .....	(37)
(11) 强身三字经 .....	(39)
(12) 补品不是万能的 .....	(40)
(13) 健康与生活.....	(42)
(14) 爱齿等于护肾.....	(46)
(15) “和”字诀.....	(50)
(16) 过好每一天.....	(51)

·晚情· ————— 目 录

- (17) 拥有一份快乐心情 ..... (53)
- (18) 命运在哪里? ..... (55)
- (19) 日暮客愁亲 ..... (57)
- (20) 老亦志不减 ..... (58)
- (21) 学问与做人 ..... (62)

**第二章 弃城务农**

- (1) 自得其乐 ..... (69)
- (2) 难得大团圆 ..... (81)
- (3) 天伦之乐 ..... (92)
- (4) 必将青春留在心 ..... (93)

**第三章 珍珠鸡**

- (1) 孙女长大了 ..... (115)
- (2) 珍礼情意重 ..... (120)
- (3) 夏园开菜了 ..... (131)

**第四章 生命第二春**

- (1) 有朋自远方来 ..... (137)
- (2) 含饴乐 ..... (144)
- (3) 清理园田好春播 ..... (146)
- (4) 园田赞 ..... (154)

## 第五章 立秋时分

- (1) 美英欺负人 ..... (161)
- (2) 只因非典不敢团聚 ..... (171)
- (3) 满园春 ..... (178)

## 第六章 顺 乐养天年

- (1) 生命在于运动 ..... (185)
- (2) 动中取乐 ..... (188)
- (3) 寿宴有感 ..... (199)
- (4) 启迪与追求 ..... (203)

## 第七章 人间晚情

- (1) 天天找快乐 ..... (207)
- (2) 有恩不忘记 ..... (212)
- (3) 对姨夫的怀念 ..... (218)
- (4) 学习的点滴 ..... (222)
- (5) 父亲是一篇绿色文章 ..... (224)

# 第一章 乡南旧事

岁月可掩饰命运，

但不可掩饰真理。

我衷心的企盼，

阅读者能用心体会，

还有这样一种人生，

这就是我的乡南旧事。





## 怀旧与更新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对革命的背叛”。古希腊也有句格言：你要认识你自己。怀旧就是一种直面人生的积极态度。但我认为怀旧不能单纯的怀念过去的得和失，而是通过怀旧去更新，这样才能避免在人生的最后行程中出现偏差和错位，使退休后的生活过得更潇洒更加丰富多彩。

我是生于公元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初六日。是较富裕的家庭，出生时正处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之秋。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伪满洲国的建立，统治东北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内战的解放战争。内战胜利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亲身经历了三个朝代的每个时期，我已拥有了大量事实，有责任写出我七十多年来的怀旧。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展望未来更加信心满怀，让不老人生的余热，为社会贡献点微薄之力，也无愧于我的人生。

因此，就着重从几个方面的亲身经历，特别是记忆犹新的事实写写并印刷或复印后装订成册。一是自己常看常新，一如既往永远前进，做个积极向上的老人。二是传给读者也能有所启迪。

因文化水平有限，虽然多次写写改改，总有不当之处再所难免，望读者给予指正。

## 我的求学之路

### 一、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正处军阀混战之时，九一八事变我刚五岁也刚记事。我记得这年冬初的一天，我们几个小孩正在院子里玩耍时，忽听到大门外处人喊马叫车响，不一会儿就进院一大帮兵背着枪，还有两台大车，在车上还坐着两个人。进院后多数人到屋里去暖和了，唯有两台车前还有几个兵拿着枪看着车上那两个人。

我们好奇地走在离车不远处看车上那两个人时，把我们吓坏了，急忙往屋里跑，大人看见我们惊吓的样子就问怎么了，看把你们吓的那样，我们问车上那个人是什么人！两只手钉在车箱上还出血呢？大人说他俩是胡子不干好事，被当兵的给抓住了怕跑了才钉在车箱上。从那以后才逐渐的知道些日本侵占东北的事。

我在学令时，因事变后伪满洲国刚刚成立，偏远农村没有成立学校也就未能及时入学，直到一九三七年康德六年时部分农村才有小学。

### 二、我的学生时期

1、启蒙小学。我于一九三八年去离家三里多路远的八屋区公所的三角寺小学入学念书，因刚成立也不正规，上课时常间断，三年加一起也就念两年书。

2、秦家屯镇小学(1941—1942)。为了学习好，去离家

二十多里地住宿念书。每学期家给学校送去三百捆的高粮杆、三斗米和几十元的伙食费。因住宿学习复习的时间较充分，所以，学习很用功。在二年的学习中不论月、季、期考成绩总是班级的一二名。

我是比较笨的，但刻苦用功，除正常学习、复习外，总感吃力，我就用钢笔水瓶做一个点煤油的小灯，在就寝熄灯后，把灯点着放在被里来复习日所学的课程。此事却被同学告到老师，说影响他们睡觉啦。在一天早饭后班主任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此事时，我就把此事说给了老师，他二话没说叫我伸出左手就打了我五大扳子，手心当时就肿了起来。

还有件事，那就是一九四二年，康德九年也是日伪统治接近末年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没几年了快完蛋了等等的心里活动，是不敢怒更不敢言的。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学校附近的佟家屯有个张疯子，只有他敢喊出来。他时常来到我校后操场的讲台上，讲演并高呼打倒美英日帝国主义、小日本滚出东北去等口号。校方发现后就急忙把他推出校门外，怕招惹事非。

**3、杨大城镇国民优级中心小学。(1943-1942)**在秦家屯镇小学四年毕业后又来到扬城子小学念书。还是离家二十多里路在校住宿，伙食费用与秦家小学相近。二年在校学习成绩仍是前几名。每周六中午饭后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在校的二年中，有三件事使我难忘的。

其一，在学校的老师中有一亲属是老师，他与我们班

主任陈光明老师有矛盾，但陈老师在代老师身上找不出什么茬，他就拿我俩（保良）泄气。有一次课余时间在校园里活动时，我俩不慎将一名同学撞倒，这个同学就告到陈老师了，他就不问清红皂白，听一面之词，就打了我们手扳。在课堂上时常故意刁难，在实无可忍的情况下，到校长室找到了校长后，就把陈老师对我们的错误做法向校长讲了，从那以后就好了些。

其二，不会忘记义父对我的关爱和资助。他老人家是山东人名叫于德海，早年失去老伴，单身来东北，给买卖商家或个人家做饭在我们学校给师生做饭。我和他住宿在一起，相处甚好，我就认其为义父，我星期日有时不回家或晚饭后他就领我去街上饭馆吃，还供我零花钱，就连我去吉林考学的路费都是他给拿的伪币大绵羊壹佰元钱。一九四八年他开机房织（大布）时我去给做饭和记帐等。从我来长春后再无来往了。

其三，一个下午往返七十里不觉累。那是在一九四四年伪康德十一年的六月的一个周六下午的事。中午吃完饭回家，到家时是一点多钟，到家后家长叫我回扬大城子去买洋钉，我带上钱和口袋就去了，到扬大城子镇，按着要求买好洋钉放在口袋里背起来就往家回，到家时已是点灯了。那时家里还有闲着能骑的马，为什么不提示骑马呢，真傻呀。

4、去吉林三高考学。一九四四年国民优级毕业后不久，由学校段老师带我们十二名男女同学去三高考试。在

杨大城镇坐上伪满的小巴斯汽车，不是烧汽油而是在车的后部外边背着一个烧木炭的小炉，车小人多又拥挤。第一次坐汽车还晕车还呕吐车上的日本人哇啦几句日本话再没人说啥，到公主岭时已天黑了。下车后找个饭铺吃完饭就去火车站买票等候上车。到长春时已是早六多钟了等一会又上去吉林的慢车。到吉林时已是中午了，下车后找个旅店住下，在外边吃点饭回旅店住宿。

翌日早饭后去吉林第三国民高等考试，一连考了三天，第五天发榜。第五天老师领我去学校看榜后我们三名同学考上了。当时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劲。第六天就回来了，考上的同学等学校的入学通知。

**5、去吉林三高上学。**一九四五年一月初的一天，接到学校来的入学通知书，给家长看看说不去念了，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呀！所以没有及时上学。在一月二十日又接到了学校的来信，内容要求在一月三十一日前来校方可；否则不准入校了。拿此信又与家长研究就同意去念书了。

同意之后就着手准备入学之所需等。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太阳未出，由父亲赶着两马胶轮车去公主岭，到公主岭火车站时，天已大黑了，到站把物品拿到车站内，买票后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我在候车室等候上车，父亲赶车去大车店住宿去了。

坐错了车次。因坐一天火车，大冷的天，再加上乏累，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应坐东去新京的车已过。在西去沈阳的车到站，站内喊检票时被骂醒后，也没问哪次车就随

着排队人流检票上车，这时还不知道坐差了。等车开到公主岭西大榆树站时，才知道坐差车了。那次车人特别的多，我就往车门处挤，一直挤到四平站时我才挤下来。下车的旅客都从检票口出站了，唯我一个仍在站台上站着等西来客车再返回新京就是了。就在这时从站台面向我走来两个日本人，到跟前就翻了几句日话，我也不懂，就从地上找了根棍在地上写字。我写去吉林三高上学坐差了车，等东去车来时再返回，可以吗？他俩点点头后就往东去了。等了约半个小时车到站上车。到新京时已是六点多了，等了一会七时多就上去吉林的火车了。

到吉林市车站已是十二点多了，下车后去行里房取托运物品后找一辆后仰的马车就到吉林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一月二十六日就正式入学了。

**6、自动退学回家务农。**一九四五年康德十二年，一月廿六日正式入学，学习主要是实行奴化教育，什么王道乐土、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圈等……。生活方面极差，一日三顿高粱米饭、早晚大稀粥、午间干饭或橡面窝头，菜是白菜萝卜土豆汤和酸菜等，吃不饱。有条件的学生，业余时可到街上吃些什么，没条件的就得饿着了。在学校实行武道精神阶级服从。也就是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只要比你高一年级的同学，必须立正敬礼，否则就挨打，特别是一年级的学生，特别受气。

体育课实行军事化训练，学校配有军队派来的军官为教官。我们一年级几个班的教官是汉族人是个少校军

官。全付武装，头带军官帽，身穿军官服，腰挎大战刀，脚穿带刺马针的大马靴，可威武吓人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上军事课时，在大操场上列队我站在后列中间，由于上军训课就精神紧张。在军官喊口令时，他喊立正我少息，正好被他看见了就到我身后就是一脚把我踢个例且后立即归队。

晚饭后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联想起从入学以来种种和今天下午军训场的事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个受气何时了。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退学回家务农，就不受这个气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早饭后找到老师谈了退学回家之事后把行李放到了仓库就离开学校到火车站买票上车到了新京车站候车再坐西去车到公主岭坐大马车才能回家。

**7、入伪铁路电器学校。**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从吉林回到新京车站候车室等去公主岭方面的车时，遇见了小学时的同学赵德新。他问我你不是在吉三高上学吗，怎么回家呢？我就把退学之事说给他了，他听后说，回农村干什么有啥出息，我说那有什么办法，他说你要愿意的话到我们学校念不也一样吗，我校实习生都是供给制，自己花不多少钱。听后正和我心意我就同意了，他就领着我到原车站西出口西侧的伪铁路电器区找到了区长之后他就把我的情况介绍了，区长看看我之后又问一些情况就同意了。他领我到宿舍还赶上吃午饭，第二天随他们

就上学了。

这个电气学校是刚成立的，学生五十多人，两名老师，一名中国人，一名日本人他的名字我还记得，他叫矢野二木雄二十多岁，身体挺棒，两名老师分上下午上课。学日语和电器基础知识等。教室就在原车站西侯车室北第一第二站台中间一个两层的白楼。住宿在二道沟原军马厂附近的几栋红砖房，早午晚坐班车。

学习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吃完午饭后由伙食长领着我们四个同学推着手推车去宽城信号区（现在肉联厂址），去取木柈子引煤烧火用。到那之后把区里批的条子给付木柈子日本人（青年）他一看就翻上几句日话，意思是条上数字我们改了。我们与其争辨不清时，我们几个人就把他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这时屋里的日本人看见后出来拉开了，我们一气之下推车不要了，木柈子也不推。就回到了宿舍，有的同学就问。柈子咋未推回呢？伙食长就把发生之事说了。多数同学听后都说惹大祸了把日本人打了哪还了得，现在是啥时候。经大家研究散伙吧不念了各奔他乡跑罢。就在这天晚饭后各奔他乡了。我回家躲在别处，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才敢露面，怕来家抓人。之后在光复前有的同学回去过听说当晚未走的人被警护团抓去了。这个同学就给我带回一个褥子被丢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十四年，东北人民处于苦不敢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没有一天安定的日子，